

东坡恋琼州
风土人情《别海南黎民图》(国画)。
刘运良作海南万里真吾乡
苏东坡诗文代言海南风土人情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杨江波

民风：热情淳朴
『明日东家当祭灶，只鸡斗酒定酹吾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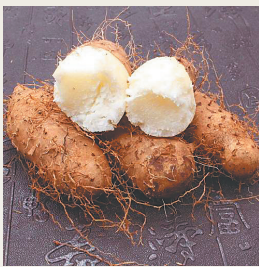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初登海南岛时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”，生活极其窘迫。朋友、邻居、学生、村民提供的帮助，可谓雪中送炭。

到儋州后，一开始苏东坡在昌化军(今儋州)军使张中的帮助下，住进了驿舍。但不久就因遭人举报被迫搬出，无处可居了。当地村民听说此事，帮他在城南的一片桃榔林中建起了房屋，即桃榔庵。热心帮忙的，还有当地的学生。苏东坡在《与程秀才》中言：“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，仅庇风雨，然劳费已不貲矣。赖十数学生助工作，躬泥水之役。”言语中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
苏东坡在儋州定居后，邻居们对其也颇为照顾。苏东坡在《纵笔三首·其三》中写道：“明日东家当祭灶，只鸡斗酒定酹吾。”写的是在祭灶神的那天，东边邻居会送他鸡等用过的祭品，苏东坡没有掩饰自己的渴望，而邻居对这个落魄的大才子也非常友善。

在海南期间，苏东坡以真心交友，朋友们也以诚相待。苏东坡所作的《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·其一》有两句诗：“城东两黎子，室迩人自远。呼我钓其池，人鱼两忘返。”其中提到的“两黎子”，指的是儋州的黎子云兄弟。在儋期间，苏东坡与黎家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们经常邀请苏东坡一起游玩，苏东坡则特地向张中推介了黎子云的学问和为人。

就连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对苏东坡也很友好。苏东坡的《和陶拟古九首·其九》记录了这样一件事：东坡偶遇一个素不相识的海南人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大概能听懂对方说今年海风特别寒冷，要送东坡用来御寒的“古贝布”。相关文献也记载，儋州当地一些猎人在捕到猎物后，会赠送东坡一些肉。

儋州市中和镇生产的芋头。
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甜薯。资料图

烤生蚝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益智。
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物产：丰富独特
《马眼糯说》《食蚝》《食槟榔》……

刚到海南时，苏东坡曾写信告诉海峡彼岸的雷州太守张逢：“海南风气，与治下略相似。至于食物人烟，萧条之甚，去海康远矣。”谪居海南期间，苏东坡感受到了当地物质的匮乏，却也发现记录了许多他之前从未见过的物产及美食。

他在诗文中多次关注海南的特色美食，如《食蚝》云：“己卯冬至前二日，海蛮献蚝。剖之，得数升肉与浆，入水，与酒并煮，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。”在这封书信中，苏东坡介绍了生蚝的两种烹饪方法，夸赞海南生蚝味道鲜美，还略带幽默地告诫儿子不要把海南有好吃的生蚝这件事泄露出去，以免北方的士人听说了，都要求贬谪来海南。

在苏东坡所作《马眼糯说》中，黎子云告诉东坡：“海南秣稻，率三五岁一变。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，今岁乃变为马眼糯。”这里说到了古时儋州人种植的稻种。

苏东坡又在《和陶劝农六首》的序中写道：“海南多荒田，俗以贸香为业，所产梗稂不足于食，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取饱。”也就是说，当时海南人虽种麦稻，但并不十分重视，稻米不够吃，人们就以薯、芋等煮粥食用。

如今，海南是全国人民的“果篮子”。在近一千年前，苏东坡就曾写诗赞美海南的佳果。如在《食槟榔》一诗中，他隆重介绍了海南的槟榔，称海南槟榔“吸津得微甘，著齿随亦苦”“面目太严冷，滋味绝媚妩”。

上文提到的“古贝布”，也称“吉贝布”，和荔枝等水果一样也属于海南特产。

苏东坡还在《五色雀(并序)》中说：“海南有五色雀，常以两绛者为长，进止必随焉，俗谓之凤凰，云久旱而见辄雨，潦则反是。”这里提到的五色雀，应是古时海南人眼中的瑞鸟。

苏东坡的诗文还记载了益智、苍耳、松明、椰子、土狗等多种海南物产。想必到了后来，随着对海南的了解逐步深入，他应该不会发出“食物人烟，萧条之甚”之类的感慨了吧。

习俗：载歌载舞
『蛮唱与黎歌，余音犹杳杳』

苏东坡是个有生活情趣也善于观察生活的人，他的诗作生动记录了海南当时的一些习俗。

在《书上元夜游》中，苏东坡描绘了当时海南人过上元节(即元宵节)的场景，“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，民夷杂揉，屠沽纷然”。农历正月十五晚，几位当地的书生邀东坡出门逛逛，他欣然答应。他们进入僧舍、穿过小巷，看到汉族黎族同胞混杂在一起，街上到处是卖肉的、卖酒的，十分热闹。

苏东坡诗《纵笔三首·其三》云：“明日东家当祭灶，只鸡斗酒定酹吾。”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即我国传统的祭灶节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小年”，海南人用酒肉祭灶神。

当时海南人过上元节、祭灶节习俗与中原地区类似，但扫墓的习俗却与中原地区不同。苏东坡在《海南人不作寒食，而以上巳上冢，予携一瓢酒寻诸生，皆出矣》中提到，海南人不过寒食节，不在清明节这天祭祀扫墓，而在俗称“三月三”的上巳节当天扫墓。

在《和陶与殷晋安别》中苏东坡写道：“久安儋耳陋，日与雕题亲。”雕题，即在额头上刺绣花纹，也称“文面”，是海南黎族的一种习俗。

儋州素有“诗乡歌海”之称。在离琼北归的路上，苏东坡写下《将至广州，用过韵寄迈迨二子》回忆了在海南的见闻，其中的诗句“蛮唱与黎歌，余音犹杳杳”说明，在宋代海南百姓已有遇到重大节日载歌载舞的传统。

宋人陈正敏《遁斋闲览》载：东坡自海南还，过润州，州牧，故人也，出郊迓之。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？东坡云：风土极善，人情不恶。此书还记载，东坡离开儋州时，有数十人带着酒菜前往送别，有人一边流泪一边问：内翰此去，何时才能再见？

与来时相比，苏东坡离琼时的心境已大不一样，他对海南岛与海南人有了恋恋不舍之情，所以在《别海南黎民表》中说：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。”“他年谁作輿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”是苏东坡入琼前写的诗句，如果他在离去时再回过头来读这句诗，恐怕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吧。